汪子中詮

汪子中詮卷四

萬曆辛亥王子集

聖門弟子問仁多矣獨曾子無所
為己任死而後已葢聖學正脈
夕死可者求仁得仁而已斂之一念之凝虛湛精
之天載之無聲臭容之造次顛沛之必不違此仁
體也禮周於三百三千皆其迹也如手持足行之
自然也悉徧於九州萬國猶其粗也如川流澤滙
之必潤也
近世譚學謂妙悟者智效天也謂實修者禮法地也
夫天地果有二乎一元渾涵二五紛盪地氣上騰

爲天天氣下濟爲地天得地而資生地得天而資始總一元之流行也禮得智而明所往智得禮而踐其實總一仁之貫徹也聖人言崇效卑法本欲合智禮爲一後世各執一以相高下亦未睹於天地之全矣

龍馬出圖伏羲作卦當時有畫無文未必以易名也至夏商有連山歸藏而易之名著矣夫易何爲而名哉謂神易無方體乎謂隨時變易從道乎聖人代天剛教以顯道牖民未必自標玄奥以駭天下後世也因筮得卦因卦知吉凶人謀鬼謀百姓與

能其於變易奚取若窮神知化盡性至命乃聖人
究極易理如此非上智宜不得聞且其言始發於
孔子文彖周爻皆從人事物理發揮未有深及神
化者而肯以神易名其書乎然則易何爲而名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聖人固
自言之矣中庸作於孔子述於子思天人性命之
奧悉備無遺乃其名曰中庸其素位而行曰居易
易之六爻異位卽素位也素位盡道宅平履易可
以知險知阻可以寡悔寡吝此聖人因貳以濟民
行意也且乾之九二爲君德聖人繫曰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乃知易庸命名義一而已易盡萬物之情變庸闡一中之精微本之惟乾易坤簡故曰易簡理得而成位乎中也自易之命義不明後世擬易者曰玄曰極曰虛其將自附於神易變易者耶其於乾坤易簡未致思耶

無平不陂無泰不蹇天之數也危可使平傾可轉易易之教也愛惡利害變乎境剛柔中正依乎道無入而非安宅無往而非坦塗故名之曰易九疇之作也順五行修五事要歸於建極會極去偏黨反側以遊於正直蕩平故名之曰範天出圖書以授

聖人聖人紹天意以彰顯道使天下常安而無危也常福而無禍也常治而無亂也賢哲易於循軌而昏庸無難改轍也此天與聖人仁愛斯世無窮也

治則見亂則隱藏器於身相時而動聖有明訓矣後世治日少亂日多則君子居廟堂少居山林多也山林無越思以體道希聖爲思山林無越行以養性事天爲行忠信篤敬孝友睦鄰其脩身之實乎談玄談寂勿入耳焉可矣樹穀植桑山樵川釣其資身之策乎徵貴徵賤勿縈心焉可矣動爲鄉範

口謝時政其周身之哲乎人臧人否勿掛頰焉可矣夫君子豈好爲石隱遵晦獨善與時消息道固然也或曰苟有用我如不素習何夫忠信篤敬何施不可未聞學鞠子而後字者也
古人每食必祭食瓜有祭禮明載之唯聖人心純乎敬事無大小其敬一也故食羮瓜祭之心即享帝享親之心若見爲末節而忽之焉往而不可忽將大烹五鼎皆虛具也賓飲百拜皆縟儀也其何以爲聖人學者識聖人之心則知所以自存其心
凡學道之士見於君子未有不擇言而問者賓有相

棱未有不正䙡而莊語者其𢷬管擒詞未有不究極天人精研名理者果皆根心而出乎抑徒取口給飾藻績乎心與口一不相符其不誠甚矣君子以忠信之心審樞機之發口吐之卽身體之身有之而後筆宣之無勦說以謏聞也無撫華以掩實也是謂脩辭立誠以此啓脩以此默証師友之講習筆舌之敷陳皆實功也故曰所以居業聖門善言語莫如子貢聖人敎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此脩辭立誠之旨也

夫有口極珎羞者則有食無蔬菽者有身窮羅綺者

則有衣無裋褐者有峻宇雕墻者則有露宿草棲者民之窮迫於上之人窮用之而靡有遺潤也上窮其慾以腴之下窮其力以供之民之窮者上下窮也且夫驕奢縱佚人之情也乘輿宮闈下之望也自王公大人貴戚豪右習見官家侈麗僭擬成風於是倡優后飾墻屋被繡者徧天下而民窮益不可支矣故古者聖王昭儉德以臨百官百官象之萬民效之其取不苛其用不濫故財恒充溢於上下而齊民不至獨貧三代而後惟漢文景之際殆庶幾乎觀世變者有餘思矣

夫爲人牧牛羊者必爲擇善水草以飼之躬荷蓑笠以時收放之牛羊肥息而後爲忠於所託未有怠芻牧而坐視其羸斃者也君相者爲天牧人者也田里樹畜之制不脩治敎政刑之用不善致令無辜赤子有死於饑寒陷於刑戮毋乃孤天之託乎四海廣矣郡邑守令衆矣誠心愛物者豈其無人一人造福惠止一方惟君相操其仁心以提衡天下之監司守令而後澤洽於天下也

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權征進奉入孔多而惟正之供耗矣國家制用本有常經宣索靡竊出孔多而軍

國之需匱矣入孔不清而逋負是急民益困也出孔不塞而轉借以應國益空也昔漢武乘文景富庶賦歛輕緩故得筭舟車稅間架以取盈一時然猶以爲繕兵餉士制服四夷用耳至唐德宗瓊林大盈擅爲私藏戍卒五千一呼而悖入悖出易如反掌此足爲人主私積者之殷鑒也夫散小儲成大儲陸贄可謂盡讜矣然曷不曰陛下所取於商賈者非神輸鬼運皆窮民脂膏今軍興用乏賦入不繼曷若下明詔出私藏數百萬代窮民一歲之賦是民窮與軍興兩濟將海內感誦仁聖亂賊不

足乎也千慮一得豈陸公偶未之及乎
聖門爲學者多矣何好學獨許顔子不遷不貳語存
心之密見好學之篤也人心惟常存則常覺惟常
覺故有怒則旋化有過則旋改所謂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譬如太陽常照而纖翳弗能
干也萬頃之渾常湛而微塵弗能溷也自其常照
常湛則謂之好學諸弟子能制私喜聞過者豈無
其人而未能常照常湛則學有作輟未可以言好
故曰今也則亡此見聖人之學以存心養性爲本
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實若學問思辯以明善

多識以蓄德皆存養致用之助非學之本原也

于文之忠知有忠而已文子之淸知有淸而已仁體

精微純乎天理之極必知仁而依於仁則忠從仁

出忠卽仁也淸從仁出淸卽仁也二子未聞聖學

曾未知仁體爲何物其爲忠爲淸祗任其性資之

所近意氣之所激焉得以仁名哉子張好難能者

雅慕二子奇節現行遂揣摩之以爲仁在是夫子

因答而寓箴誨若曰師未知仁焉得以揣摩言仁

也

聖人之學惟約禮而已禮本吾心之天則齊明純一

禮之體也聖人因天則制爲周旋裼襲禮之文也
文即禮之散殊典謨雅頌多聞多識無非禮也博
固所以求約非約安所事博約諸心而齊明純一
罔或雜也約諸身而周旋裼襲罔不欽也向之苦
仰鑽者幸有所從入矣苦瞻忽者幸有所持循矣
故欲罷而不能已才竭而功愈深功熟而機漸融
若見高堅者之與神凝前後者之與精攝故曰如
有所立然神凝之而未能保其不離精攝之而未
能渾合爲一其三十而立之境乎未至於不惑也
其三月不違之際乎未至於安仁也故曰欲從末

由夫才之竭竭於禮也立之卓立於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謂約諸心約諸身也約有規繩之義焉勿有檢制之義焉彼謂任心自然直躋上聖者蓋徒見高堅光景遂謂一徹永徹未嘗約禮烏知竭才之不易未嘗見卓焉知欲從之更難也

聖人身度聲律具見於鄉黨篇矣在朝在廟在鄉在家一服御一食飲一動止一語默皆其燦然者也謂聖道不在迹象乎聖人之神傳迹象以出非迹象胡以見聖人天載之神因時物以顯非時物何以見天載貴齊者得神以會象質昏者緣象以悟

神神無方而迹有體徹內外之道也彼是內非外與滯外忘內者皆想度於虛境未嘗實用力焉故也

聖人之道無形可覩無聲可聞何以稱高堅何以稱前後仰於何所鑽於何物瞻於何境意者日用間有精妙耶庸言庸行有神動天運者耶非顏子潛心之至未能窺測若此故文章可聞性天不可聞孰能因可聞以探所不可聞則仰鑽瞻忽當與顏子同苦矣衆人覩聖人以迹顏子覩聖人以神

夫人欲與天參也學欲法天徒也天之運萬古如一

曰君子之自强百年如一瞬凡氣有銳衰功有作止皆惰心爲之聖門不惰惟回一人聖人與回所以勵諸弟子也他日論好學回死則亡其激發甚於雷霆之迅宰予晝寢直比於朽木糞土其督責過於夏楚之威吾儕誦聖言飫承謦欬曰今亡親焉是吾恥也曰何詠凜焉若吾責也惰者庶幾有奮乎不然雖日沉酣經籍猶爲未讀書也

四十不惑知人也五十知命知天也身心性情之幾愈研而愈微天下國家之故愈究而愈精萬感不能眩其明萬應不能窮其哲是謂智者不惑其知

命則從學易來吾心一太極也動靜一陰陽也生死一晝夜也鬼神一屈伸也以剛柔妙變通以易簡知險阻蓋先天而天弗能違立命而命弗能制也豈徒知云乎哉道準於天之謂易身體夫易之謂聖

五十學易而後可無大過聖人非虛爲謙讓也檢身如弗及不得則反已冲焉不敢自盈退焉其常自下自古聖人未有偃然自信其無過者故征誅不能無慚禪受猶懼其忝瞍頑象傲曰孝友之未乎叔旰若疑曰忠誠之未至適齊適衛伐木絕糧泉

人以爲過窮聖人以爲貞吝此觀象觀變玩辭玩占所以深致意於易也以身體易以易凝道剛柔中正之理得矣應求違合之機審矣進退消息之權豫矣憂虞悔吝之端杜矣故曰可無大過

凡學求有諸已而已反身而誠有諸已之盡也故言悟則實有其悟虛明內湛毫無可斷續也言脩則實有其脩衾影相對毫無所愧怍也有而積焉積而盛焉充實光輝自不容已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存心以養性也而不貳以堅其力集義以養氣也而

勿助以俟其長無躐圜無速化無銳始無怠終如是者功以積久而熟機以漸洽而融優游自得與鹵莽而得者固不侔矣居安者涵養之旣定也資深者停蓄之不窮也時而出焉其應無方矣若告子之爲仁義以矯揉也其不動心以强制也世有矯揉而能持久者乎有强制而能當震撼者乎此聖人之學必求自得而揠苗之害與不耘苗等也

夫學之求自得也在知所止安汝止而已知德者鮮未知所止也知止則知德矣知德則據於德矣凡學問思辯之所明身心體驗之所至有則然獨覺

怡然心悅者皆德也即天之明德吾自知而自得之也得而據焉有之而弗忘存之而弗失久而純焉則仁矣仁者德之渾全而纖欲無間者也依之謂渾合不離無一念而非仁也據有確守之意焉依則漸熟而漸化曰止曰據曰依同體而先後異名也心有止則主日寧有據則德日進若茫無所止而任其奔逸四出是之謂放心故知止要也

自墳典以降載籍漸繁學聖人者類從多聞多識入矣黃虞而上何載籍可攷神聖迭作皆仰觀俯察淵然默會於性靈而超然獨悟於象外觀越識於

見聞者固徑庭也學不厭者真見夫道體不息必至誠合天而後已教不倦者真見夫大道爲公必兼善一世而後已此三者乃聖人純天之心亦聖人所終日乾乾而不容自寧者也其乾乾而不自寧即純天之心也曰何有於我蓋自儆自惕之詞正所謂望道而未之見者豈姑爲謙讓乎哉

夫道術分裂百家蠭起守道君子所篤信者六經仲尼之言耳非信六經仲尼也反諸心性而合故信也老之虛靜近宾佛之妙明歸寂於心性果合乎哉夫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顏旣勇於請

事矣莊生假託其詞曰墮肢體黜聰明於請事何
居夫信墮體黜聰之爲顏而不信視聽言動之爲
顏是信非生過於信仲尼也甚矣異說之浸漬人
深幷其心性而眩瞀之也

祝鮀佞夫也而習於俎豆王孫賈權臣也而閑於軍
旅衛靈用之猶免於喪才之有益於國如是夫才
德合一其上也德勝才可鎭雅俗才勝德可備馳
驅人主烏能盡得上才而用之度能以授任試事
以徵能則天工無曠而天下治矣後世衡才者私
則易匙刻則求全故朽株或濫於棟隆合抱或捐

於寸義宜積用多累而顛覆之難救也

陳恒弒君聖人沐浴請討非爲齊也爲魯也爲萬世君臣明大義也君不可相不可能使大義明於天下則已矣一告老之大夫猥云先發後聞不亦謬乎

水火切於身也不得則身喪人皆重之仁根於心也不得則心喪舉世忽之故水火有蹈而死者侍藉之甚殷或致災弗恤日用之甚狎或賢生弗顧也乃蹈仁而死者未見矣視之似謂無益離之若快其私非道而富貴則處焉非道而貧賤則去焉縱

欲滅理甘爲之舍生取義必不爲矣噫此聖人重爲人心情爲世道慨也夫尊爵惟仁安宅惟仁利用廣譽莫如仁蹈仁者豈必死惟至於西山可餓忠諫可剖而見仁之必不可去所謂顛沛必於是也

不悟之先忠恕自忠恕多學自多學也旣悟之後忠恕卽一貫多學亦一貫也優孟學孫叔敖非不儼然相肖其形似其神非叔敖之所以爲叔敖其神有眞焉耳

夫日用不知之民耕鑿無營之衆豈少於世聖人無

貴焉者以其誠樸未散真心猶存也羣居終日則游閑無事矣言不及義則胷臆任逞矣好行小慧則聰明妄作矣此其人以詭淚縱恣爲日月以舞智弄術爲精神小之敗檢喪名大之凶家害國將無不至故曰難矣哉夫人負七尺之軀其意氣精力必有所用用之於理義則爲君子用之於私智則爲小人苟不慎其擬議而歸之於講習也移其小慧而借之於大道也

人有義讓三公而見色於簞豆有才治三軍而牽愛於房帷者非其智於大而闇於小也義以意而襲

取意之所不至則讓者鄙矣才以氣而激發氣之所不勝則伸者屈矣惟學問君子明善以誠其意集義以養吾氣誠意則無卑鄙養氣則無勇怯故投之至大而不亂也伺之至細而不淆也

夫格致所以求誠正非外誠正而別爲格致也經書既明則日玩索焉涵泳焉以求實証實脩其博稽泛覽以當游藝焉可矣故謂讀書窮理爲支離猶可言也併存心主敬而曰支離非之非也然讀書豈必盡支離善讀之則羹墻聖哲面友千古彼羣居講習而求麗澤者孰與陰陽爻象之默契也孰

與典謨雅頌之神交也

敬勝義勝丹書僅數語非聖主齋心而請弗輕授也

太公雖隱處海濵其所存養可知矣牧野陳師而

發揚蹈厲之氣見焉其仁者之勇乎故君子抱德

於身可以文可以武可以規天潊地可以開物成

務是謂大道不器

周禮一書分職定制治法至精密矣或曰周公致太

平之迹也或曰周公未成之書或曰書出於河間

女子爲漢人假託由今觀之書載周官僅提其要

玆則綱舉目張纖鉅不遺蓋監載於二代斟酌於

時變其爲周公所定掌故所記須之朝廷邦國無疑也第東遷籍亡秦火禁厲散亂遺闕有不能全攷矣若謂漢人假託則冬官可竄脩成編何必以考工記爲贅附也夫政從心運法隨俗變聖人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奚論繼周即使周公常在能必八百年之間無所損益乎後世君臣有志於成周之治亦惟是師其意不泥其迹因革補救與時變通俾設官分職體國經野之仁盎然流浹於海內斯可謂善法周公矣若俗化所不宜也民情所不便也挾巳見

而馭廼行之則劉歆王安石所以擾天下何貴於法古哉

大覆地載吾大父母也所燕詒我者有天爵有廣居矣爲子而不克負荷如忝所生何堯舜則孔吾大宗師也所詔告我者旣手攜旣耳提矣爲弟子不能傳習如負教育何故象天不息務完其所全畀者乾坤之肖子也師聖不厭實踐其所心傳者唐虞之英材也夫欲爲肖子於乾坤則塵寰嗜慾之滋垢烏能干之欲比英材於唐虞則叔季習俗之汙染烏能累之故君子之學莫先於尚志臨以嚴

父督以嚴師猶委靡而弗振也其自棄甚矣
有晝則有夜有生則有死天之道也老氏徇生欲專
氣以延之釋氏厭生欲歸寂以滅之皆竊弄造化
之機上逆天道而且談心性說天人乎真所謂恣
邪詖而惑世敎者也彭籛喬松數千載不一見延
生固無驗矣若厭輪廻之苦脫離度世長居於極
樂淨國是長爲鬼而不爲人也使天下人盡從其
敎有死而無生是人類將殄絕也使天下不能從
而已獨爲之是自私而自利也然其說固曰吾欲
度盡衆生夫欲衆生盡歸無生長爲鬼而不爲人

幻妄甚矣况屈伸相乘聚散相感大化流行不息陰陽錯揉無端豈能以私智而脫離之陰府輪廻吾不敢知其有因果報應吾不敢謂其無氣清者從天氣濁者從地忠孝正直之靈復聚而爲賢俊奸邪貪汚之質忽變而爲異物此於理可信者也儒者謂太虛皆氣不必以屈氣復爲伸氣此固然而不盡然若大聖大賢嶽降者還歸於嶽星降者還歸於星名世將生星嶽復降是不可以常理論也

世傳蘇子瞻病革得一禪師相勉遂作偈念佛數聲

而逝此與臺城誦歷荷者無異世衰學術士大夫
不得志於世其憤鬱無聊之氣常託於禪寂以自
解故釋者釋也解釋其憤鬱之氣以歸之空空則
無事也陶淵明嘗與遠公遊得其意而不從其法
其言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當盡何
須復顧慮此猶有儒者氣象故樂天知命者聖順
天安命者賢惟俗士未嘗學問富大故心無所主
不得不借慈航於釋迦也

大古之至人不貪生不怛化其於生死去來之際見
之審矣顏淵死子哭之慟鯉也死門人不記一言

乃知聖人愛道重於愛成悼罔深於悼子也

一元統天蕴乾坤之蘊矣四德迭出而不窮者一元之全體也一中執極盡唐虞之精矣九德咸備而不偏者一中之妙用也後世儒者知求天於無聲臭求中於不睹聞而九德之學曾弗加檢省反諸一身此中已不無窒塞矧望其時措咸宜哉惟涵養於不睹聞而後九德顯惟九德咸備而後涵養真故致中和者致諸身心而達之事物也致諸行履而沛之經綸也

聖人有聖人氣象賢人有賢人氣象誦其言想見其

人雖百世猶親遘也謂有若似聖人乎讀孝弟禮和章其似者蓋幾希焉曾之任重道遠思之潛伏屋漏眞聖人之言也孟氏大焉而未化濂溪明道醇焉而未大正叔元晦之主敬子厚之西銘皆賢人之言見聖而克由聖者也薛德溫讀書錄其於明道庶幾乎伯仲矣

內觀方寸而有參並兩儀之思外觀寰宇而有保合萬彙之思前稽往代而有紹明千聖之思後窮來世而有楨榦終古之思此非出位思也丈夫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其志當如是矣其志遠故

其思遠其所以爲思則近存吾心養吾性其藏愈密其用愈弘造化一身千古一息皆盡性之能事也

聖人節欲釋氏斷欲聖人制情釋氏絕情天倫歡戚廢矣人世卑辱忍矣哀樂喜怒出乎性者既盡遏抑之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也彼以寂覺內照爲性欲獨守之以歸滅度養未發而去已發遡無生而厭有生絕情斷欲之心正情欲之膠滯不能忘也學士大夫惑其教者祇欲離生死徼福利于獨謂徼福之心不可以得福怖死之心不可以超

矣

氣與理非二物也性與知覺非兩合也試思混沌之初渾然一氣而已天何以開地何以闢日月何以懸象陰陽何以代禪五行何以錯布皆氣之自爲摩盪自成文理若有所主宰焉者氣發育而爲人物則文理自心而生若有所受命焉者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創性命之說以教天下者皆從其自然之文理爲立名示的以導其趨此性之所自來道之所繇出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卽性也窮之以求盡也盡之

至而與命合則成位乎中矣

兩儀有恆位二曜有恆明四時有恆序萬彙有恆性凡物之有恆者必其真純無妄故能恆也故性無不善天賦命之其有不善焉者氣蔽之而習遷之非性之本體也氣蔽之而幾希猶近習遷之而聖狂始遠今夫日月晦蝕夏雹冬雷五氣紛揉偶成愆戾而恆明恆序者亘古如一此氣蔽之說也故謂論性當兼論氣則可謂有天地之性又有氣質之性氣質不可言性且既曰恆性又安有二也

夫世味與道味互為濃淡得道者自能忘遇安遇者

可與進道此聖人深賛陋巷而亦有取於緼袍也然衡門有砥節之賢世冑鮮矜脩之俊窮困易以竦心紛華不無溺志顧其人自振何如耳夫士皆期於學道而希聖也貧與富皆身外事也若徒能粗衣糲食而學道希聖之功弗勤弗勇則與隴上耕夫守財虜何異此又聖人所深鄙也

松柏生於幽壑非有桃李之榮艷楊柳之芳媚也其外渾樸故足以含靈其內腴潤故足以滋榦善觀物者蚤知其能貫四時傲霜雪矣又知其能歷千祺棟明堂矣彼榮艷者芳媚者非不取快一時其

如秋風揺落何正人君子猶松柏也人主蚤知而蚤用之則可以長保榮華而忝殄瘁若平居無以自展臨難而後節見於國家之福亦君子之不幸矣

君子大其心而後可以任重故八荒爲我闥也萬物爲吾體也小其心而後可以致一故瞬息必有存也隱微必有愼也易其心而後可以接事故鏡懸待妍媸也水止待低昂也危其心而後可以制變故衽席慮戈矛也眉睫發萬里也夫惟小故能大惟危故能易肆蕩不可以爲大也狹隘不可以爲

小也淸贜不可以爲易也縮慉不可以爲危也
鄭國辭命更四賢而成聖人非取其詞命之善也取其和衷共濟不以人我分見不以長短競能也草創者不取討飾之未工脩飾者不知創討之未備潤色者不遠自用而先用人人之有技皆相臣技也故曰子產有詞鄭國賴之嗟夫使後世議國事者皆如是則安有牛李之分搆元祐熙豐之反覆哉故善謀人國者莫貴於虛心莫病於有我
深厲淺揭遯世者自謂能知變達權矣聖人猶以爲果何也春秋之世雖綱淪法斁而脅衛齊晉諸君

猶或知尊賢敬士其臣不乏忠賢猶可與秉義明禮故徹環不舍庶幾其一遇加宰中都攝相事苟得志一國卽一國之東周也治則進亂則退好絜者能之未可以語權惟亂而思轉乎治退而不忘乎進然後見聖人之達權也

五氣順序太和所以運化其相盪而偶相戾也有不得不然之數五事交脩聖人所以燮和其致用而偶致拂也有不能必遂之心故天至仁矣不能使世無水旱民無夭札堯則天矣不能使臣無共鯀子無丹朱惟水旱什一夭札百一其至仁自若也

惟罪臣終放傲子舍立其則天自若也若夫天人一體志氣交動理誠有之簫韶奏而鳳凰儀玄圭錫而洛龜出桑穀以脩政弭妖熒惑以善言退宿姬積德而赤烏昌後嬴無道而白帝速亡吉凶惟人召亦惟人挽是以聖主顧諟明命克謹天戒數有不得不然豫慎之以防其然心有不能必遂益脩之以俟其遂故治亂持危造化在手而天弗能違也

聖人之學求諸心性而已心性之學日新又新而已一眞爲主澄之纖翳不留七情初發約之非幾盡

黜百為酬酢閑之邪僻俱化斯之謂學朝乾如是夕惕如是一日如是期月終身如是斯之謂時習習而久久而熟焉所謂自得之也內觀泰宇之凝自覺與天地相似外觀應感之順亦覺與鳶魚同適其悅也天機獨契有不可以語人凡自得而可語人者非深得也後世學者亦嘗反觀聆聽自謂有所得第一見光景輙翹然驕語妙悟視時習之悅遠矣

戒不睹懼不聞誠之至也以此別理欲於危微是謂自誠而明知遠近知風自明之始也從此寄敬信

於至靜是謂自明而誠中庸首章之君子脩道立教之聖人也末章尚絅之君子由教入道之賢人也至篤恭治平與中和位育無異則賢聖天人一已近世談學者謂賢人與聖人異路必盡脫賢人窠臼而後可以入聖然則下學終不可上達乎此迷心禪悟於性教未深思也

夫多識爲蓄德也多聞爲建事也讀書窮理正所以養性脩身非徒誇博贍炫口耳已也聖人自道其知曰好古敏求至與諸弟子論仁則曰克復敬恕曰恭敬忠曰恭寛信敏惠論行曰忠信篤敬論君

子曰先行其言脩已以敬而多聞多識之說罕及焉豈非睿識資於聞見而至德成於充養哉今有適京師而問行者則告之曰當戒僕馬望徐兖而北轅也水行則曰整舟楫備帆維而愼發也至於詳涉歷之險夷商資斧之多寡彼自能得之無庸贅詞也已

不睹不聞非一於寂也萬目共睹所不睹者自在萬耳共聞所不聞者自在戒懼至此洗心藏密至矣聰明聖智從此出天德從此達矣後世學士徇迹象者旣未足語深造有能極深抉微直見本體又

雜於空虛無執着之說舉其藏寄者而縻羈之謂之何哉夫曰戒愼則戒愼矣曰恐懼則恐懼矣忽反其語曰實無所戒實無所懼曰見參前倚衡則見矣必曰實無所見實無參倚皆取空寂遺壓混聖言以標新旨遂使末學眩惑而厭拘檢樂縱肆者靡然從之雖曰不賊道吾不信也

聖人言存誠言祗敬非聖人創言之也欽明允恭溫恭允塞堯舜性體如是天所命也戒愼恐懼吾性中所自有吾率之以完吾性也今其言曰目自能視耳自能聽心自能思手足自能運動存誠持敬

皆外鑠也是强以一物治此一物也驟聽之其說甚高其旨甚誕夫使天下盡廢誠敬之教任其自視自聽自思自運將恣情徇欲肆意妄行何所不至其深害可勝道哉且彼嘗自謂吾精神一攝束使與天地相似又謂天之與我當先立其大匪誠匪敬能自立大乎能精神攝束乎此聰明豪傑之士大誤認人而行不掩焉者也

子靜示胡達材云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夫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古

聖人存心養性未有不從兢業中來若以持敬爲妄見爲害心將必心無其心見無其見一切歸於何有而後爲得本心乎且夫聲色臭味利害得喪日膠擾其心者所謂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也以持敬養心而比於斧斤牛羊必何如而後爲養之不害乎吾不知其解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子靜亦嘗言之顧以誠敬爲外鑠爲害心翼翼昭事者安在也朱子謂子靜所見第識取一心萬法自流更無他事所以不畏天不畏地任意訶謗夫世有任意訶謗而可爲學問者

乎獨持一意見而更目人爲意見獨持一議論而更目人爲議論詳味其語氣一似禪衲中之雄傑者謂其學獨得於孟子予未敢信也

子靜云苟能存此心此理自明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當寬裕溫柔自能寬裕溫柔當發强剛毅自能發强剛毅此語何容易也天下有生知安行之聖則如天如淵性體自具顧類同而不能皆聖也性同而不能皆全也氣質拘之則性以氣而馭私欲蔽之則性以欲而昏撤昏爲明剗馭爲粹非一日之力也即力可足於一日而不能必之日日也

顏子貲亞聖矣功不惰矣始能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溥博淵泉言何容易也聖學湮晦釋氏以直指心體恣談神妙儒者沉汨其說稍見虛明光景輙侈然自大謂可以立躋神聖超凌千古試反諸躬而粗恭之浮氣未能祛也好勝之私意未能融也此身猶在塵垢遽欲與天淵比德不亦妄乎

夫儒者高談禪寂非一端矣有借資恬淡養德山林者其上也有陰獵寂旨明附聖學者其次也至推尊如來淂機鋒樹赤幟以與吾儒抗斯下矣最下

則虛幻塵依謂不礙性體裂維棄執無復忌憚近
歲有龍官二千石而削髮歸空托鉢行乞弗恥著
書傷聖叛經弗顧此何人哉乃一時名公哲士猶
相與稱揚羽翼之若以拜謁爲可惜不知果何說
也今天下信佛滋甚自王公貴人下至閭閻隸卒
奉佛滋廣將來流毒靡所底止范甯論王何之罪
浮於桀紂謂一身之禍輕歷世之患重也司世教
者寧無隱憂

無極而太極非創自周子道書中葢先有之道家以
無爲宗因仲尼易有太極之說更加無極於上以

自祟其教也說者謂太極圖傳自陳希夷是未可知第周子旣以圖說易通親授二程二程獨祕之未嘗出以示人卽伊川作易傳未一語及至朱子始表章之以傳於世而二程深意竟未可曉得非以無極一語或近於虛寂主靜立極之旨恐偏於靜將爲二氏藉口歟不然朱子之表章爲闡道脈則二程之秘不示人爲隱師傳也予不能無疑於此矣

大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聖人性之者也自大賢而下氣禀有清濁物蔽有淺深

卽直從本體操存其昏翳能一朝滌乎性天能一日淨乎釋氏求諸未有物先併六根五蘊而盡空之自謂虛圓寂照適得吾體矣其寂也何爲其照也何物自謂斷欲歸眞欲斷而眞亦斷自謂滅情見性情滅而性亦滅何也所貴乎性者以其能運萬象宰萬形也萬象既隱性復何存萬形既毀性將安附此釋氏一切斷滅之法寄心於天地萬物之表而致身於五常百行之外者也然猶面壁十載若行半生而後得之彼虛圓寂照豈一日能哉今窮釋而爲儒者動稱一見本心萬法自流不必

誠敬不必操存不假聞見不待安排天自覆地自載日月自明四時自序鬼神自吉凶吾自信吾心自與之合嗟乎自開闢以來聖賢之學有如是徑捷者乎上古神聖莫過於伏羲氏神農氏然且仰觀俯察觀鳥獸之文草木之宜以通神明以類萬物因龍馬負圖列奇偶分陰陽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以與民同患雖曰造化自然思索安排豈能盡廢若堯舜兢兢業業周文翼翼勉勉更無論矣果若釋儒之說豈其聖智過於羲農堯舜耶語誇而旨誕氣揚而志肆即投身如來之門恐如來未

必受也且夫天下有一物而殊名者有同名而異
實者此不可不辨也聖人言中言誠言一言明言
善名不同而皆指言天性所謂一物而殊名者也
聖人言無斯含有釋氏則無而無聖人言虛斯涵
實釋氏則虛而虛聖人言寂斯有感釋氏則以寂
滅度聖人言覺斯有用釋氏則覺而歸空所謂同
名而異實者也今取釋氏語與聖言強而同之又
併聖人言有言實言應感言照臨者盡以空寂入
之本執中而曰無執本存誠而曰無存忞渺茫之
論眩後學之聽使有志於聖人者皆棄繩墨而任

猖狂樂俊遊而厥果適其爲害可勝言哉且夫無思無爲語易體也固有乾惕以法天行者矣不識不知贊純德也固有緝熙以凝帝則者矣何思何慮戒憧憧也得正則爲悔亡不學不慮驗性善也達之斯爲仁義今取近似語文致傅會必歸宗於釋而後已何其謬也且彼爲此者皆世所謂聰明賢智之士也豈其愚惑至此我知之矣聖王不作教學不明異端乘間蠭起漢用黃老晉熾列莊齊梁隋唐之際釋法接踵入中國派衍瀰漫天下賢智之士淺深淪浹於其說匪朝夕之故也世不聞

聖人之學賢智者厭淄塵垢則以清消恬曠為高世知有聖人之學賢智者厭循塗轍又以守空超悟為妙是以鑽研愈深而見解愈奇然非獨今日也索隱行怪後世有述仲尼時已受此患矣試觀宋周程講學以至於今其間確守聖脈纖毫不染禪習者寧有幾人吾不敢目先輩為異學然不敢謂非賢智之過尤不敢不詳其說使出世異法得瀆吾聖道之篇均之明道也均之為仲尼徒也夫惟虛中君子捐去宿見反求六經非唐虞洙泗之言勿道非唐虞洙泗之行勿行然後學術統一而

世道賴以維持如其不然必以誠敬為舊習以空悟為新知則是唐虞洙泗不足師而更問途於西竺也異日生心害政吾不知底極矣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不必盡巧而巧不離規矩中今第求真體於不睹不聞求真脩於戒慎恐懼則規矩既具巧當自得之若破規毀矩而別從西竺乞巧西竺卽多巧然不為梓匠輪輿者也

訓詁講解所以明學非所以為學也畢訓詁而談本心亦訓詁也聖人之學在為之而已將為之而欲

以無爲爲之又一訓詁也三皇而後無爲而治者獨舜一人舜非能一無爲也堯作而舜承故爲之而不勞也況夫爲學父不能諭之子臣不能得之君其深造而詣極也惟已其淺嘗而中晝也惟已其愈進而愈奮也惟已其乍作而乍退也惟已乃欲以無爲爲之幾何不始於優游終於放蕩也

予自弱冠問學見先輩有言勿忘勿助者吾直謂學人亦患忘耳烏有過用力而患助者子路兼人故聖人退之孟氏自覺英氣太鋭故以助爲戒若未有兼人之勇而預設爲退未有至剛之氣而預防

其助亦世儒之過也持此語十餘年未變後復思之則異是矣凡言寂覺言無爲皆以聰明聖智爲夙成以不思不勉可徑造者也始吾慮其近忘後乃知其爲助耳孟子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則當時亦非止一告子矣

仁也者人之性也不仁非性也知好仁知惡不仁知即性也能好能惡之力亦性也好之而無以尚惡之不使加身則爲誠敬誠敬也者自好惡之精專而名之誠敬即性即仁也謂誠敬爲贅爲強以一物治此物是視誠敬爲外而性爲內也彼直以虛

圓空洞不着一物爲性其視誠敬爲外也固空烏
知誠敬非別有物卽虛圓空洞之本體也以誠敬
爲虛圓空洞者聖人所謂性也離誠敬而言虛圓
空洞者釋氏所謂性也此毫釐千里之辯也
大中之謂性大同之謂道愚夫愚婦所共由而天地
鬼神可默契于聖百王所共守而終古竟extreme弗能
易斯之謂大同也故耳目口鼻聖人之官與人同
喜怒哀樂聖人之情與人同官動而寧於極情發
而止於正亦愚夫愚婦之心所同然也終古竟extreme
之心所同然也今佛者曰官能喪神併其官而盡

絶焉情能猾性併其情而斷滅焉其於人心同乎異乎此戕賊人性以爲教者也乃欲與吾儒比而同之是鷃擬鳳烏偶鶴矣

凡異之初起其端甚微惟好異者殫力攻之則談說日益奇詭倡和日益蔓延而其害始布於天下春秋時以道名家者惟老子其教主於清淨無爲尊信者猶未甚衆聖人預憂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後百年有莊列二氏衍其緒適戰國兵爭說無所用漢初稍試之民歌寧一亂極思靜其時使然也迨至魏晉世所稱賢智之士多沉溺其說其

爲害遂不可救王衍臨殺廼嘆曰吾輩雖材不逮古人使不祖尚玄虛戮力政事寧至中原陸沉若此吁嗟悔何及矣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之謂道世未有出而能舍戶未有行而能舍道者也舍道焉則鑽於穴竇踰於荆棘爲凶爲咎有不可言矣故夫盜賊至橫惡也猶必以智仁信義成其爲盜藏獲市儈至賤辱也必篤實恭謹而後爲人信任匪敬慢也匪誠僞也士君子治心治躬有一息能舍誠敬者乎曰誠敬外鑠者直由之而不知也

人能見戒懼之爲眞性乃見性矣人能以戒懼爲眞脩乃可語盡性矣若曰旣見不睹不聞安用戒懼此溺於佛氏無住一語必以空明爲體者也夫能使空明常存常照能寂能應者非戒懼乎而曰安用戒懼卽佛氏且以爲頑空況聖學乎

今世爲禪學者曰吾直探其神髓而得之彼非禪者弗及知也闢禪者曰吾直窮其巢穴而破之彼爲禪者弗及知也夫釋氏所謂上乘無出於楞嚴圓覺諸經有目者能共覩有心知能共釋也吾旣探其神髓矣亦旣窮其巢穴矣彼自爲出世一法於

吾儒盡性經世之學終不可同日語也張無盡謂
知佛始能知儒吾謂能真知儒自能知佛
夫欲知儒之爲儒則求諸仲尼矣六經仲尼所贊定
也學庸語孟翼經者也儒者誦說雖勤然第以訓
詁梯榮進未嘗深齊其胾一舍筌蹄而空寂窈冥
之說遂入焉而眩且漸進不速於超悟也矜莊不
恬於寬縱也世法繩束不奇於四大之空虛也宜
其棄常而即新者衆也然試取六經之精蘊熟玩
而深繹之語性莫精於降衷語心莫妙於中和語
道莫神於太極語德莫微於易簡語功莫嚴於精

一語用莫大於範圍曲成彼所謂虛圓者吾圓神之引緒也彼所謂妙明者吾明德之餘暉也譬諸家有寶櫝夜光之璧照乘之珠千萬備具然未嘗發櫝而一視焉偶見鄰家有琅玕玻璃瑩潔耀目則以爲希世之珍在是不知鄰所有者乃吾家櫝中所不屑也且夫心性者人之心性天所同賦古今所同然也六經總抒心蘊吾心原有眞經以六經之言質諸吾心之眞而準以吾心之眞質諸六經之言而準以六經之言與吾心之眞質諸天地焉而準質諸鬼神焉而準質諸羲皇上聖焉而準

質諸終古未來焉而準是謂一貫是謂仲尼之教
若以釋迦氏之言質諸六經之言與吾心之真祇
見其槁而不能生也偏而不能全也幻而不能常
也我故曰能真知儒自能知佛
持明心見性之說於辭章功利之俗則儒卑而釋高
抗空明寂覺之旨於居敬窮理之儒則釋虛而儒
實故晉宋至唐言佛者不諱佛而儒者亦莫與爭
爭之者獨一韓愈氏而已逮宋迄今言佛者或明
託於儒爲儒者或陰獵於佛總之欲抗妙悟而抑
躬脩夫悟者明也覺也堯欽明舜濬哲伊尹曰予

天民之先覺也自明自覺悟脩兼至吾儒家恣如
此中葉教衰反借徑於西竺何與老家者之迷其
家乃從行道人問廬井耶
聖人與弟子論好學曰不求安飽曰敏事慎言就正
有道而已至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此語
下語上之別也聖學本於心而言行爲符聖功嚴
於治心而窒慾懲忿爲實治心至不遷不貳於學
篤矣然陋巷簞瓢焉知安飽克復請事進而未止
若無若虛亦趨亦步其所深造可想也聖人之言
徹上徹下欲知何爲學何爲好當並玩焉

聖人未嘗不空以誠空也未嘗不寂以誠寂也空而明以誠明也　而覺以誠覺也謂誠有物耶一與自如不得謂之有謂誠無物耶萬理咸備不得謂之無為稱者曰第當空諸所有不得實諸所無諸所有者何物諸所無者何物耶聰明睿智彌綸天地之本也五常百行綱紀人物之具也性所本有安得無之嗜慾私意反道背德性所本無豈容有之實諸所本有空諸所本無聖人盡性合天者如是彼滅性歸寂之法不嘗贅附而為一也

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精氣遊魂知鬼神之情狀佛

氏見及此矣故曰西方聖也然知生必而廢棄生順殁寧之理知鬼神而不務治人事神之義究歸於無生滅度而止生生之謂易利用出入之謂神彼烏能知之

無所住而生其心爲釋氏第一諦語在釋則可在儒則不可住之義從主從人心有主而後得其正家有主而後得其理國有主而後得其平釋氏外天下國家以爲身又外其身以爲心無邪正見無理亂見無平陂見夫何住之有儒者則欲正而無邪也欲理而無亂也欲平而無陂也其能以無主之

心應萬變而曲當乎且彼謂無住生心不知所生何心仁義禮智空矣天地萬物幻矣所生者何心哉聖人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至矣於無住一語奚稱焉

自古亂天下者非跳梁之夷虜則揭竿之窮民非跋扈之強臣則竊柄之宵宦氣化密移事幾漸至人主審其幾而豫圖之則可以杜數銷萌而不至於亂故朝綱宜整肅也吏治宜振飭也封疆宜慎固也然非其本也本在親賢講學而已親賢則心志純一講學則識慮精明故用人行政無不得其理

也矧人主以親賢講學爲天下倡士習人心從此丕變賢才衆而風俗美久安長治寧有窮哉然啟心沃心惟二三大臣是賴此誠意正心之學宜預養於畎畝中矣

春夏秋冬天時之卷舒也皇帝王霸世運之升降也時迭轉如循環今之春猶古之春今之夏猶古之夏奈何霸之後其號皇而道不皇耶其號帝而德非帝耶漢唐宋創業英君王之雜也其中興撥亂霸之雄也　大明開天淸寧再造二曜亞新王而進於帝矣孰謂貞之不復爲元冬之不復爲春也

六經於天地猶三光五嶽之昭列也邵子言經兆及
穀梁者何皇帝王霸世道升降之迹也易詩書春
秋皇帝王霸之迹也若天秩天敘古今不易咸英
韶濩聲容代變葢與道德功力相汚隆不得與皇
帝王霸而分屬也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著筮揲之以四象四時
故邵子觀物皆以四爲數觀於天日月星辰象焉
觀於地水火土石形焉觀於物飛走動植生焉觀
於人皇帝王霸者焉觀天地人物之始終元會運
世紀焉元會運世世自歲月日時推之者也因往察

來因近知久其說非渺茫無據唐虞之盛日方嚮中也唐虞而後六七千歲皆盛夏文明之際乎其間治亂不齊譬一日一時之中不能無風雨晦冥也陽生於子而天開至午未一陰生矣日月精華能無漸銷鑠乎陽長於丑而地闢至未二陰長矣山川英粹能無漸匱竭乎三陽交泰於寅而人生至申天地否矣人物蕃育能無漸凋耗乎午之會萬有餘歲未申之會又各萬餘歲氣化密移猶人漸入衰老雖春夏秋冬代禪不能如前之宣暢也

皇帝王霸代起不能如前之懿盛也

天無體以三垣二十八舍爲體日月五星皆順天左旋者也天行至健萬古如一惟日行日退一度故謂天爲過一度其實天未嘗過乃日自不及天耳曆家以日月五星爲右旋皆從其不及天度而退推之安得以退推淡而易左旋之體夫天純陽也日亦陽精而不及一度者不敢與天抗也月爲陰精其不及十三度有奇陰不能與陽並也鎭星地類空配天行歷二十八月始退三十度順承天也木一歲而榮枯故名歲星每歲退行三十度而卯兩二歲適當其分應本象也火爲少陽遲速順逆

無定大約二歲而周天以十月復命於太薇垣於天爲執法於日爲奔丞之臣金水附日故與日歲一周天是爲日先後之臣日退行三百六十度復與天會爲歲月退行復與日會爲月氣盈朔虛積餘爲閏皆自日行而推之也月與星俱受日光天非日蒼蒼者將爲長夜朝升於震夕入於兌氣凜寒來氣溫暑至萬動出以作息天地由以舒卷故曰帝出乎震天無二日民無二帝

謂理能生氣謂氣以載理皆未究其精者也天高地卑萬品流形有倫有則如秩如敘故名之曰理其

在於人靈粹具足四德萬善從心而生無待矯强故名之曰性心體靈妙胚胎已含氣化氤氲帝實界之故名之曰命鑄人物者惟天鑄天地者爲誰一元渾淪理氣完著故名之曰太極

性一而已曰德性以別於氣質情識之性也德性曰尊有敬畏奉持之義焉芬云識取本心而理欲幾微審察未精未可以語性任心自然雖誠匪敬不可以語尊近儒謂陸子尊德性未嘗不道問學朱子道問學未嘗不尊德性此操觚之士以綺語爲人解紛者耳謂陸能知性乎尊性乎吾弗敢知若

朱註非存心無以致知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本末重輕較然明甚安得謂其爲偏於道問學也

士君子所以事君事親應世酬物惟誠與敬而已誠之未至猶懼無以動物敬之未至猶懼無以集事學而舍誠是敢於恣僞也舍敬是敢於爲慢也此學果行於世將使皇王弛其兢業公卿惰於寅亮憂危儆戒之論不必進於朝繩趨矩步之行不必脩於士率天下縱心無有欲希慕結紀無爲之理而禍亂且尋至矣學道君子尚其遠慮哉

後儒謂顏子殁而聖人之學亡夫聖學曷嘗亡哉學

問思辯求明善者所謂博文也視聽言動太公非禮者所以約禮也聖人善誘顔子竭才無出於此若性命淵微不離文禮神明默成頓自得何如耳兒中和位育發於中庸存心養性闡於孟氏謂聖人之學自顔而絶毋迺重誣思孟且併誣聖學乎後儒好立奇論以驚世而不顧理之所安如此類未可盡信也

顔子所以速肖聖人者其資明睿而見道敏故聖人以不愚喜之其力沉毅而任道勤故聖人以不惰與之不愚天所賦也不惰人所勵也在天者不能

强在人各可共奮世有不惰如回吾知聖人不難至也

六經爲天注鄒學庸論孟爲六經注鄒因學庸論孟以明於經因經以明於天脩之身心與天同體措之事業與天同用聖人所以爲聖吾人所以學聖如是而已謂六經爲無奇而麗攙於老釋莊列之書以爲六經所未有夫六經所未有者正聖人以爲不必有也西戎化俗之幽談方外矯世之詖說其不可與羲易典謨分道而馳明矣何儒者樂尊之以自小也

望溟渤於東海而知江河之爲隘也陟嵩高於天中而知岱華之爲偏也學道者尚論于聖非仲尼誰師乎仲尼去今二千載吾不得而見其言性命言仁義言道德言明誠固若面命我耳提我也翼翼奉持毋敢失墜睎驥之馬亦驥矣濂洛關閩諸儒與我共事仲尼者也世有眞豪傑必不肯舍仲尼而北面宋儒況舍程朱從陸楊乎彼以直見心性爲聖脈是也而超曠爲心空覺爲性是釋氏滅度之脈非仲尼戒懼中和之脈也

門戰國以還天下學士習於富貴利達熏心汶髓牢

不可解正誼明道確乎以聖學自任而不爲流俗染者獨董仲舒一人耳蘭陵論兵法言懿莽蓋利逵爲弃自好者猶不免哉仲舒而後則王通氏乎崛起五代之際覩秦漢閒傳誦孔氏者尤難十二策欲與王道不遂退而教授河汾儼然有洙泗之思焉韓愈氏不能望也使天假之年其進未有量矣

古者王畿千里環以侯綏而後要荒象天極也國家都燕與虜僅隔一山則因勢制變天子自將臨邊矣其威壯而其勢危雖壯也故能制

虜之命惟危也故能嚴我之防恃其壯而以易寇之忽其危而以安覩之其爲患不在邊陲而在輦轂故戢戈櫜弓聖世美談然非所施之於今代也士不足以任戰守馬不足以任馳驅器不足以任攻擊則將憂之士卒未必不畏敵偏裨未必不畏士卒將帥未必不畏偏裨則督帥憂之中與外未必同心文與武未必同仇食與兵未必同足則大司馬司農憂之紀綱未必能肅衆志制置未必能協時宜賞罰未必能服人心則廟堂憂之亟憂之則亟籌之籌之而中則方內敉寧不中則九廟震

驚機會斯須安可失也然必
天子斷必寡慾親賢納諫然後將相得人而勝算決
於帷幄今司馬署稱樞筦焉綸扉稱台衡焉乃所
以爲樞衙者在人主一心矣
比閭族黨卽伍兩軍師周制實然至春秋諸侯大夫
咎以意爲政制漸弛廢矣作內政寄軍令非晉子
創爲之蓋因周制脩整焉耳夫無更制動衆之形
而能寓險於順建尊攘一匡衰世此管子所以爲
天下才也今之九塞乃古燕趙韓秦之地其民慓
悍勇悍易聚爲義得一管子整齊其國節更兵傳

憂食何畏乎天變乃所畏者議論繁而職任數更耳議論繁則謀棄於築舍職數更則功隳於代斲雖有管子無能爲矣

造化之理一靜一動一寂一感動則必通感則必應匪獨蓍龜能占吉凶也凡象可以得占凡聲可以得占凡數可以得占觸類而長其爲術不可勝窮皆易之餘緒也陳希夷遂學精思明易理復深易數世運之與衰理亂一身之行藏顯晦旣預知之遂終身徜徉華山數如是順之而已邵康節之學淵源於陳乃推衍之爲皇極經世一書天地萬物

始終備矣朱子謂其當熙豐之際優游洛下不干毀譽者二十年可謂甚高不知其順數安命與希夷同也若聖人則異是言理而不言數知易而能用易世雖大無道猶棲棲不舍為天地留碩果之心為生人存冠屨之義遇與不遇直付之命我無繫念焉矣

天將有旱澇聖人為隄陂以救之地勢有險夷聖人為舟車以達之人性有淑慝聖人為政教以齊之人與天地參者也極其才得三之一焉謂命之通塞不可以德移也數之吉凶不可以力反也天不

必生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不必作易以濟民行矣

生理本直質直者自得其本心也好義者何義即質直中自然之宜常變無定衡經權無定迹非精察而深研之或至任心自用得無有證父爲直從井爲仁兵諫爲忠避兄爲廉抱橋爲信乎故精義則可以盡變致用徙義則可以安身崇德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思以通之無非求明乎義達時中以成變化也義在內而不在外未能方外難語直內義在心而不在事未能制事何以慊心

今徐邳上下之河非河也戰國曲防九河湮至宋

全河南徙遂奪泗而爲河也古之治河去其害今之治河資其利懼其汎溢不得不爲隄以束之然呂梁徐州間水故歸壑石露如齒予猶及見之四十年來浮沙日積石漸沒而河益高束水刷沙之說既無驗矣今不能舍隄而別爲疏曷不就隄而疏其中乎德州之西有鯀隄禹則有疏而無隄師鯀而不師禹吾未見其智也若所以爲疏之法在精思博訪設誠而力行之矣

人臣欲建樹於世不當喜一時之功當爲國家計久遠頃歲泇河之役事半功倍謀國忠矣若昔年膠

萊河之議欲罷者以爲浮沙難去欲行者以爲萬世之利夫浮沙之說十人稍戶避煩擾耳河未嘗不可開也萊白黑二水無當於泰山諸泉狹蓄澤一勺之貯無當於南旺諸湖龍王廟上下稍旱則憂涸恐此中涸更甚耳且海漕欲𢹂河漕之窮而河漕未必窮夫易塞也壅易疏也欲南行之而舟楫人徒必兩具費固不支矧無非海險而河順即中原有事海漕豈少哺澤之功哉天下事有可安常襲故者不嘶於爲異若徒以開濟爲功糜金錢數十萬而無益得失之數罷之是也嘉靖間有議

復東勝者東勝固未易復卽竭天下之力復之而
不易守持國論者可深思矣
唐虞與賢官天下也夏殷周與子豈以天下私其家
哉世及爲常神器豫定示天下無敢覬覦聖人待
衰世之情不得已也夏德初昏羿浞旋起如必以
禪受爲盛節莽操懿裕將比肩紛出生人之禍亂
曷有已乎故設籓建屏以爲衞非自衞也城廓臺
隍以爲固非自固也立綱陳紀以求治非自治也
欲世世胥匡胥保海宇無侵陵戰鬭之患也善乎
王通氏之言曰安家者所以寧天下存我者所以

厚蒼生可謂見聖人之心矣

古者度地居民因民授產世無不農之人無不田之家其爲士爲工商皆農人兼之天下無貧人無荒財可謂至治矣然竊意其後之難也授田同而勤者刈豐惰者歛薄身兼工商而巧者趨時拙者坐困行之二十年稱貸鬻產勢所必至兇戶日蕃耗日殊耗則官收其田蕃則索田於官上下能無擾乎大都三代之際國小而政簡民寡而易治田常有餘於民故可以隨取隨給試使後世英君卓然欲復古制地與民安得相參移民就田則難於去

故鄉損多益寡則難於奪固有縱能操切行之爲能保其不相貸鬻又能必數世之後戶口蕃盛之區可人人予田哉故冠不必古皮弁也食不必古籩豆也定名田之限俾富者無得兼併立新徙之法俾貧者願往樂郊嚴遊惰之禁俾耕者盡力南畝制貴賤之等俾用者不踰品節於是乎賦什一而征徑省於是乎恤水旱而蠲賑時於是乎通商糴而有無濟於是乎脩教化而仁讓興三代之治其庶矣乎法久而敝敝而復振則在其人矣

忠孝無二道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詳覽於孝悌可

謂絶倫矣乃委蛇篡弑之朝曾弗能致身抗節又弗能見幾遠引所謂移忠移敬者安在蓋世教下衰士習競於功利乘時徼富貴者其本心即或矜厲名義亦秪爲富貴媒耳其有天植忠孝身負綱常如張睢陽之於唐岳忠武文文忠之於宋斯千載僅見者也是故智仁勇美德也忠孝廉節懿行也所以行之者一